

伊犁游记

宋彦明 郭从远 编



新疆人民出版社

伊犁游记

PDG

目 录

伊犁，我没有离开你（代序）	王 蒙（1）
“故乡”行	王 蒙（4）
——重访巴彦岱	
伊犁，伊犁	张贤亮（13）
——旅疆随笔之一	
特克斯草原的希望	张承志（18）
天山深处的人家	颂 彦（25）
伊犁散记	李丹妮 王鸿谟（31）
昭苏纪行	门海群（38）
“仙气”袅袅的火龙洞	门海群（45）
香飘野果林	郭从远 郭维东（52）
骆驼之歌	范润生（58）
伊犁河上	罗荣典（64）
塔勒奇的湖光山色	贾显义（72）
车排子情思	庄 超 马 涛（79）
“魔鬼城”风情	如 心（86）
伊犁马之歌	马建勋（89）

伏地虎.....李彦清(94)

路的追念.....颂 彦(102)

冬天里一个温馨的梦.....全运杰(107)

我心中的歌.....黄昌俊(112)

忆.....史 文(119)

我的第二故乡.....刘唐寅(124)

村庄,在花的彩云里.....王 悦(129)

格登山碑.....洪 涛(134)

连绵的情丝.....赖洪波 应松年(141)

——伊犁丝道纵横谈

细君公主与乌孙昆莫.....洪 波 应松年(155)

伊犁古都阿里马城.....赖洪波 应松年(161)

阿布赉汗.....加合甫朱奴斯(168)

土尔扈特蒙古重返祖国记.....王思治(175)

漫话察布查尔.....谢善智(183)

林则徐在伊犁.....洪 波 应松年(188)

清代的伊犁九城.....刘维钧(194)

编后记.....(200)

7780/22

伊犁，我没有离开你

(代序)

王蒙

人们说伊犁很远，伊犁是边城，我却觉得伊犁很近。

早在“四人帮”没有倒以前，我回北京探亲时，便和一些亲戚抬过杠。亲戚说：“照你说的，伊犁还真不错，可惜就是远了点。”

我说：“你呆在北京，觉得伊犁远。我在伊犁，还觉得你们远呢。”

远与近不完全是一个地理概念。远与近不完全能用公里数字表达。

一九七三年中秋节我去伊犁搬家，第二天就要把一切家什装上大卡车，拉到乌鲁木齐去，我的家人，已经先期去了乌鲁木齐。在伊宁市解放路二巷五号的那间不向阳的小房子里，我彻夜不眠，听着杨树叶子沙沙地响，听着渠里的水潺潺地响。更听着小饮微醉的马车夫唱着伊犁民歌，关于爱情，关于草原，关于伊犁河谷的绿色。

伊犁，你永远在我身边，永远在我心里，我永远不会离开你。

一九六五年四月我初次来到伊犁，正赶上古尔邦节，在斯大林街和解放路，我看到一排排挽着手唱着歌前进的各族青年

男女。后来我到巴彦岱公社去了。同年九月，我把家迁到了伊宁市。搬家路上，第一夜宿在乌苏，第二夜宿在五台。对五台这样一个山梁中间的、专门为旅客服务的公路小镇我也极有兴趣。在农五师红星食堂吃饭的时候，我买了二两白酒。不论个人遭遇如何，我从来相信生活是美好的与广阔的。

五台以后旅行便进入了高潮，蓝天白雪峰巅下的赛里木湖——三台海子，成为伊犁门口的一个神秘而又清澈的象征！果子沟的云杉、瀑布、羊群与绕山越谷而行的公路，更是引人入胜！然后到了伊犁，也就是到了家！

什么时候伊犁能够变得远起来呢？是说原来在工人俱乐部对面、后来迁到一六〇队附近的客运站吗？是说那苹果树丛中的简易的飞机场吗？是说那夏天的、就着串烤羊肉喝的土造啤酒吗？是说汉族巴扎的自由市场，和自由市场这边的伊犁剧院与人民电影院吗？它们不是永远和我连着心吗？

我还在老仓库一带住过家，那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少数民族的生活习俗，似乎分外富有情趣。

我尤其不能忘记伊犁河，那混浊的日夜不停地流动着的河水，那在阳光下闪闪地发亮的河水，使我觉得神圣而又亲昵。

察布查尔渡口早已修起了大桥，从电视屏幕上我看到，通往特克斯、巩留和昭苏的雅马渡也已修起了桥，伊犁河已经被征服了。但我仍然忘不掉乘摆渡渡河的情景。忘不了雅马渡河南岸的那个小小的公路食堂。就象忘不了乌伊公路上二台那个云杉中的常常卖骨头汤的交通食堂一样。

伊犁是什么呢？它是一个州，一个小城，一种生活情趣，一段激动的历史和险要的位置。它又是一种幸福，一种满足，一种永远令人骄傲的家乡的美丽。

而今天的伊犁呢？正和全国其他各地一样，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大路上，在安定团结里飞奔向前。

我非常高兴新疆人民出版社将要出版伊犁游记这一本书。读了这本书，会有愈来愈多的人了解伊犁、爱伊犁的。有了这本书，我更觉得，我从来也没有离开过伊犁。



“故乡”行

——重访巴彦岱

王蒙

我又来到了这块土地上。这块我生活过、劳动过、用汗水浇灌过六、七年的土地上。这块在我孤独的时候给我以友谊的温暖，迷茫的时候给我以坚实的依靠，苦恼的时候给我以鲜明的希望，烦躁的时候给我以平静的安慰，并且给我以新的经验、新的乐趣、新的知识、新的眼界与心境，新的，更加朴素与更加健康、更加清醒与更加实际的态度与观点的土地上。

高高的青杨树啊，你就是我们共同在一九六八年更新原来的林带时栽下来的小树苗吗？那时候你幼小，歪斜，长着孤零零的几片叶子，牛羊驴马，大车高轮，时时在威胁着你的生存。你今天已经是参天的了，你们一个紧靠着一个，骄傲而又深情地从高处俯瞰着道路和田地，俯瞰保护过你们、哺育过你们，至今仍然在辛勤地管理着你们的矮小的人们。你知道谁是那年老的护林员吗？你知道谁将是你们的精明强悍的新主人？

你可知道今天夜晚，有一个戴眼镜的巴彦岱——北京人万里迢迢回到你的身边，向你问好，与你谈心？

赫里其汗老妈妈，今夜您可飘然来到在这里，在这高高的青杨树边逡巡？您是一九七九年十月六日去世的，那时候我正住在北京的一个嘈杂的小小的招待所里奋笔疾书，我不知道您病故的凶讯。原谅我，阿帕，我没有能参加您的葬礼，您的乃孜尔。六年来，我差不多每天都喝着您亲手做的奶茶。茶水在搪瓷壶里沸腾，您坐在灶前，与我笑语。茶水兑在了搪瓷锅里，您抓起一把盐放在一个整葫芦所做的瓢里，把瓢伸在锅里一转悠，然后把一碗加工过的浓缩的牛奶和奶皮子倒到锅里，然后用葫芦瓢舀出一点茶水把牛奶碗一涮，最后再在锅里一搅。您的奶茶做好了，第一碗总是端在我的面前，有时候您还会用生硬的汉语说：

“老王，泡！”

我便兴致勃勃地把大饹或者小饹，把带着金黄的南瓜丝的包谷饹掰成小小的碎块，泡在奶茶里。最初，我还不太习惯这种我认为是幼儿园里所采用的掰碎泡着吃的方法，是您慢慢地把我教会。看到我吃得很地道，而且从来不浪费一粒饹渣儿的时候，您是多么满意地笑了起来啊！如今，这一切还都历历在目呢。您在哪里，您在哪里呢？青杨树叶的喧哗声啊，让我细细地听一听，那里边就没有阿帕呼唤她的“老王”的声音吗？

笔直的道路和水渠，整齐的、成块的新居民点，比任何大城市都规划得更加有条有理，方便漂亮。六十年代中期自治区党委提出的好条田、好林带、好道路、好渠道、好居民点的“五好”的要求，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号召，如今在巴彦岱不是已经实现了吗？根据规划建设的要求，我和阿不都热

合曼老爹和赫里其汗老妈妈住过的小小的土房子已经拆掉了，原址现在是居民区的一条通道。当年，我曾住在他们的一间放东西的不到五平方米大的小库房里，墙上挂着一个面箩，几把扫帚和一张没有鞣过的小牛皮。最初我来到这个语言不通的地方，陪伴我的只有梁上的两只燕子。我亲眼看见燕子做窝、孵卵、和后来他们怎样勤劳地哺喂着那些叽叽喳喳的小燕子。在小燕子学会飞翔的时候，我也已经向维吾尔农民的男、女、老少（包括四、五岁的孩子）学了不少的维吾尔语了。我们愈来愈熟悉，亲热了，同时，按照你们的古老而优美的说法，你们从燕子在我住下的小屋里筑巢这一点上，判定我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于是，你们建议我搬到正屋里，和你们住在一起。我欣然接受了，从此，我们一起相聚许多年，我们的情感胜过了亲生父子。亲爱的燕子们哪，你们的后代可都平安？你们的子孙可仍在伊犁河谷的心地善良的农民家里筑巢繁养？当曙光怕人的时候，你们可到这青杨树上款款飞翔？

阿不都热合曼老爹啊，我们又重逢了。在那些年，我们愈来愈知心了，我把我的遭遇告诉了你们。您那天沉默了许久，您思索着，思索着，然后，您断然说：“老王，不会老是这样子的，请想一想，一个国家，怎么能够没有诗人呢？没有诗人，一个国家还能算是一个国家吗？元首、官员、诗人，这是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或缺的。老王，放心吧，政策不会老是这个样子的。”您没有文化，您不会写自己的名字，您不懂汉语，没看过任何书，然而，您是坚定的，不容置疑的。您用您自己的语言，表达了您的信心，对于常识，对于真理，对于客观规律总比任何人的个人意志为强的信心。如今，您的信心应验了，诗人、作家在我们的国家，受到了应有的关心和爱护，

排斥诗人，废黜诗人的时代终于一去不复返了，而您，也已经老迈了……

还有二大队的支部书记阿西木玉素甫。在一九七一年，我离开巴彦岱去乌鲁木齐“听候安排”的前夕，阿西木同志对我说：“不要有什么顾虑，放心大胆地去吧！如果他们（指当时乌鲁木齐的有关部门）不需要你，我们需要你。如果他们不使用你，我们使用你。如果他们不了解你，我们了解你。你如果觉得在乌鲁木齐不适合，随时可以带上全家回家，你需要户口准迁证，我这里时刻为你准备着。你需要房屋，我们可以立刻划出九分地，打好地基，你回来花上不多的钱就可以把房子盖起来。一切困难，我们解决。”这真是披肝沥胆，两肋插刀！巴彦岱的父老兄弟呀，在我最困难的时候，你们给过我怎样巨大的支持和鼓励！古人说：“人生得一知己足矣。”而在巴彦岱，成千上万的贫下中农都是我的知己！在最困难的时候，最混乱的时候，我的心仍然是踏实的，我仍然比较乐观，我没有丧失生活的热情和勇气。至今有人称道我四十七、八岁了，还基本上没有白发，说我身体好。其实，我的青少年时期身体状况是很糟糕的。我曾经大白天开着会晕倒过去。那么，为什么经过了那么多动乱和考验以后，我反倒更结实也更精神了呢？那是因为你，你们——阿不都热合曼、依斯哈克、阿西木玉素甫、阿不都克里木、金国柱、艾姆都拉、满素艾山……你们支持我，帮助我，知己知心，亲如兄弟，你给了我多少温暖和勇气！不是吗？当我来到四队庄子上，看望依斯哈克老爹的时候，他激动得哭个不停。心连心、心换心啊！此心此意，夫复何求？

慢慢地，在青杨掩映的乡村大路上前行吧！每一株树，每一

个院落，每一扇木门，每一缕从馕坑里冒出来的柴烟，每一声狗叫和鸡鸣都会唤起我无限的怀念。清清的小渠啊！多少次我到你这里挑水？阿帕是贫寒的，她的水桶一个大，一个小，她的扁担歪歪扭扭，严格说来它根本不能叫扁担，因为它一点也不扁，而是一根拧了麻花的细棍子，那东西压在肩膀上，才叫闹鬼呢，它好象随时要翻滚，要摆脱你的手心……就是这样一只扁担和那样两只桶，我用它挑了多少水啊。而当枯水季节，或者当小渠被不讲道德的个别户污染了的时候，我就要沿着田埂向北走上三百多米，从另一处渠头挑水了。给房东大娘把水挑满，这也是党的传统，党的教育，党的胜利的源泉啊，我敢于忘记吗？我能够忘记吗？即使我住在冷热水龙头就在手边的地方，我能忘记这挑着麻花扁担大小桶走在巴彦岱的田野上的日子吗？

继续往前走，就是原来的大队部了。现在的大队部已经迁到了庄子上的新居民点，而原大队部外面打了两面土墙，圈起来给私人做住室了。我不由得想起六五年和六六年，我们每天早晨天不亮就聚集在这里“天天读”的情景。那时，根据自治区领导部门的安排，我在这里“劳动锻炼”，并兼任这个大队的副大队长。我把“天天读”变成了学习维吾尔语的好机会，我认真地背诵着“老三篇”的维吾尔译文，并且背下了上百条的语录译文。一方面做学生，一方面又担任维吾尔新文字的“先生”，有许多个早上我在这里给大队干部教授拉丁化的维吾尔新文字。那A、B、C、D的齐声朗诵的声音，还在这里回响着吗？

当然，前大队部也使我想起了那阴暗的日子，一阵“炮轰”以后的半瘫痪状态；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这个“副大队长”

就自动靠边了。还有，“一打三反”时候的恐怖气氛……这些，也都成为往日的陈述了。我会见了艾姆都拉和司迪克，艾姆都拉已经被落实了政策，转来了关系，担任巴彦岱中学的教员，一家十一口，也转为商品粮供应了。“你现在和队上没有什么关系了么？”我问。“呵，如果我给队上缴一车肥料，队上就给我一车麦草。”他笑着说。而曾被捆绑和殴打过的司迪克呢，他骄傲地把他新盖的高台阶、宽前廊的房屋指给我看，端来了自己栽植收获的葡萄、圆梨……劳动者的心地是最宽阔也最厚道的，我们共同引用着维吾尔族的谚语：男子汉大丈夫总要经受各式各样的磨难的。沉重的回忆就这样被欢畅的笑声冲刷过去了……

巴彦岱的农民兄弟们，你们终于安定了，轻松了，明显地富裕起来了。穷苦的光棍，孤儿出身的阿不都克里木啊，你现在也有了三间正房，上千元的存款，自行车、手表、驴车，并且饲养着牛、羊、鹿、驴等家畜。你包了十一亩菜地，和你的精明的妻子一起种植管理。当年多少次我曾经睡在你的独间土屋里，睡在你那个只有架子，没有床板，用向日葵杆支持着我的身躯的歪歪扭扭的床上，共同诉说着生活的艰辛和期望啊！今天，我又睡到你这间房子里来了，这间屋子里，已经有双人床和单人床，条桌、方桌和半导体收音机了。你用伊犁大曲、爆牛肉、炒鸡蛋和煮饺子招待我。曾经教会我扬场，自称是我的师傅的金国柱也来了，他拿起酒杯向我祝酒说：“如果不替我们说话，我们就把你拉下来！”善于经营理财的穆成昌也来了，穆成昌问我：“农村的政策不会变吧？”为什么要变呢？符合人民心愿的，有利于生产发展的政策，要靠我们自已来维护贯彻啊！巴彦岱的各个大队，正在进一步落实责任制，把责

任包到每户、每个劳动力身上，大家都说，真能这样搞下去，就会搞好了，难道可以不搞好吗？我们已经付出了那么多代价，那么多时间！

中秋刚过，月明如水，明月出天山，天山上的月亮才是最亮、最无尘埃的啊！但愿我们的生活，我们每个人的心象天山上的明月一样光亮饱满！月光下的新居民点，房屋和庭园，属于社员个人的房前屋后的树木，堆积着的饲草饲料，还有不时发出的牛羊的欢叫声，显示出多少希望！离开这里十年了，十年来已经发生了许多变化。过去大队干部为购买一辆货运卡车绞尽脑汁，现在，大队已经拥有两辆这样的汽车了。过去收割的时候靠马拉机具和人工，现在主要靠康拜因了。过去轧场的时候靠马拉石碾子，现在主要靠手扶拖拉机了。过去粮食加工靠水磨，现在在拥有更大的水磨的同时，电动的小钢磨已经愈来愈占据重要的位置了。过去到远处送信时骑马，现在邮递员都配备有崭新的跨斗摩托车了。过去谁家里有个半导体收音机就会引起轰动，现在，一些社员的家里已经有了收录两用机，有了沙发，有了大衣柜，五斗橱和捷克式写字台，还有的社员已经提前买下了电视机了。（伊犁的电视台正在建设中）不管有过多少挫折和失望，我们的生活的洪流正象伊犁河水一样地滚滚向前，想起这些，可真叫人难以入睡啊！

我又来了。去了乌鲁木齐，去了北京，去了柏林，去了衣阿华和纽约，我又来到了这块美好的、边远的、亲切的和热气腾腾的土地上。愿已经与世长辞的赫里其汗妈妈、斯拉穆老爹、阿吉老爹、穆萨子大哥们安息！我“老王”想念你们，为你们流下了致哀的眼泪。愿年老的阿不都热合曼老爹，马木提和泰外阔老爹们在公社的照料下安度晚年，健康长寿，你们为

大队和生产队的建设所做的贡献，将不会被人们忘记。愿还在工作岗位上的阿西穆、金国柱同志们实现自己的抱负，做出成绩！愿当年的小孩子，现在的青年人能过上远胜于上一代的更加富裕更加文明的生活！中国人应该过得更好一点！中国人一定能够过得更好一点！巴彦岱的一切，永远装在我的心里。

是的，我没有忘记巴彦岱，我又来探望我的父老乡亲，熟田熟土来了。而巴彦岱的乡亲们也没有忘记我，没有忘记他们的老王、王蒙。当依斯麻尔见到我的时候，他不是立刻提醒我，他当年结婚的时候，是我给他写的结婚请帖，他盖房的时候，我帮他上的房泥吗？而我也立刻回忆起，那时他的夏日茶棚不是在南面，而是在北面，他曾经有过一头硕大的黄毛奶牛……当那时的小姑娘，现在的三个小孩子的母亲塔西古丽见到我的时候，不是立刻问候我的妻子和我的孩子们吗？当吐尔迪、穆成昌……许多人见到我的时候，不是不但问候我自己和我的全家，而且询问我的那辆因破烂而在巴彦岱有名的自行车和黄棉衣的下落吗！他们不是绘声绘影地回忆起我在那块地上锄草，在那块地上收割，怎样撒粪，怎样装车吗？他们不是慷慨地历数我在巴彦岱做过的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夸奖得让我脸都红了吗？

无怪乎曾经担任大队会计，现在担任公社的财会辅导员的小阿卜都热合曼库尔班对我说：“我不知道王蒙哥是不是一位有名的作家，我只知道你是巴彦岱的一个有名的农民。”没有比这更好的褒奖了！好好地回忆一下那青春的年华，沉重的考验，农民的情谊，父老的教诲，辛勤的汗水和养育着我的天山脚下伊犁河谷的土地吧！有生有日，一息尚存，我不能忘记你们，我不能辜负你们，我不能背叛你们！不管前面还有什么样

的胜利或者失败的考验，我的心是踏实的，充实的。我将带着长逝者的坟墓上的青草的气息，杨树林的挺拔的身影与多情的絮语，汽车喇叭、马脖子上的铜铃、拖拉机的发动机的混合音响，带着对于维吾尔老者的银须，姑娘的耳环，葡萄架下的红毡与西瓜剖开后的鲜丽的美好的记忆，带着相逢时候的欣喜与慨叹交织的泪花，分手时的真诚的祝愿与“下次再来”的保证，带着巴彦岱人的盛情称道、慰勉和告诫，带着这知我爱我的巴彦岱的一切影形声息，这巴彦岱的心离去，不论走到天涯海角……





伊犁，伊犁

——旅疆随笔之一

张贤亮

一个从“口里”来的人在匆匆一瞥之后，就想写一篇给伊犁人看的“伊犁游记”，似乎荒谬得不可思议。

我现在写的就是一篇荒谬得不可思议的东西。

伊犁，伊犁！多少次在我梦中萦绕。我在一篇小说《吉普赛人》中——已收入我的《灵与肉》小说集——叙述过一个因参加“天安门事件”被“四人帮”追捕的“逃犯”和一个在农村被极左路线逼得走投无路的地富子女在一节闷罐车中的恋爱故事，这一对“天涯沦落人”，逃亡的目的地就是新疆，而从他们的对话中来看，他们向往的就是伊犁！我为什么要安排他们前往新疆，向往伊犁呢？实际上，那曾是我多年前也曾想“自流”去的地方！

新疆，新疆，对处在某种特殊情况下的人们来说，恐怕还意味着一条新的生活出路，一片新的生活领域，一个蜷卧在泥

汴中做的色彩鲜艳的梦！

我们知道，在极左路线肆虐时期，我们国家不幸地曾相当长地处在“特殊情况”之中，当时，有那样多在种种“特殊情况”下的“口里”人，是那样凄惶地、那样悲愤地、那样无可奈何而又坚定勇敢地踏上了西去的旅途，去新疆，去伊犁！那里是一片美丽富饶而又能赐予人温饱的疆土！西去，西去！许许多多的人蜷缩在硬座车厢和闷罐车厢中，许许多多的人颠簸在敞篷卡车里，许许多多的人跋涉在一条又一条陌生的大道和小路上……

请原谅我用大提琴拉出这样低沉灰色的调子，来作为我这篇“伊犁颂”的前奏。

然而，接下来却是用法兰西小号吹出的一段音色华丽的奏鸣曲！

现在，我不是“自流”，而是作为客人——感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来到了新疆，来到了伊犁。我并不贪恋绮丽的天山景色，明净的天池和赛里木湖，也不留连于绿得象一片摊开的树叶的高山牧场，我所关注的是人。而我欣喜地发现：许许多多从“口里”以支援边疆、投亲靠友，或干脆什么名义也没有而纯粹自流到这里的人，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做出了成绩！譬如被誉为全国新长征突击手的兵团的骄傲——优秀饲养员严三舟同志，就是一九七五年从四川千里迢迢来投靠他伯父的，譬如歌声已飞出星星峡，获得全国诗歌优秀创作奖的诗人、名字已为广大诗歌爱好者所熟悉的杨牧同志，就是在那困难的年月自流到这盛产诗的土地上的。更有那些“屯垦戍边”的老军垦，那些支边青年，也都留下了不少可歌可泣的业绩……在这些以各种名义来新疆的人们中，许许多多的人成了兵团和企、事